

# 月份牌绘画与海派服饰时尚

□龚建培

**摘要：**纵观20世纪初的月份牌绘画，它们是当时的美术家们在力倡中西文化交融和设计文化本土化过程中进行观念传达、新媒体创造、绘画表现等多方面尝试的成果，其对海派服饰，特别是民国旗袍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反之，海派服饰时尚及民国旗袍的趋新善变，也为月份牌绘画提供了丰富的绘画资源和互动提升的机遇。本文试图通过月份牌绘画与海派服饰时尚、民国旗袍互动发展关系的深入解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究它们的发展与变迁历程。

**关键词：**月份牌绘画；海派服饰时尚；民国旗袍；互动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11)05-0140-04

**作者简介：**龚建培，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基金项目：**2009年江苏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纺织艺术的文化转型研究》；2008南京艺术学院校级课题《近代江南染织艺术研究》（项目编号：09SJB760002）

## 一、月份牌绘画的艺术特征和兴衰轨迹

在民国时期的商业美术中，月份牌绘画及广告应该说是最具特色和传播最为广泛的美术形态之一。月份牌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上海，是当时西方商人为倾销洋货，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采用年画附着年历月表形式印制的一种商业广告。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月份牌上的历表逐渐淡出，而其审美、娱乐和商业广告等功能得到进一步彰显。在制作技术上，也从石印技术逐渐发展为胶印技术。这些功能和技术的变迁使月份牌不仅成为交融中西文化的独特广告艺术形式，也

逐渐成为一种以擦笔水彩<sup>①</sup>、擦笔重彩为主要技法，以描绘妇女、儿童形象为题材的，民众喜闻乐见的现代广告绘画的载体。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40年代，月份牌绘画在表现内容上经历了从“传统题材”向“现实生活题材”为主的“革命性”转变。月份牌广告中的女性服饰和形象，亦经历了以周慕桥为代表的元宝领晚清仕女，郑曼陀为代表的上袄下裙的清纯女大学生，再到杭穉英为代表的经典旗袍、中西式服装混搭的少妇等变化过程，进而达到了它发展的巅峰状态。在绘画的表现手法上，也经历了以周慕桥为代表的传统工笔，郑曼陀为代表的擦笔淡彩<sup>[1]</sup>和杭穉英为代表的擦笔重彩技法变化的三个阶段。

收稿日期：2011-07-18

<sup>①</sup>典型的月份牌绘制手法是一种基于西洋擦炭画法加水彩的混合画法。擦炭画法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一种主要用于绘制人物肖像的西式画法，当时称为“画铅照”。擦笔水彩画法由画家郑曼陀首创。

月份牌绘画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在商业功能上刺激了人们购买广告宣传产品的欲望，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文明、人们的价值观念乃至生活方式、服饰时尚的变更，也从另一个侧面完整、翔实地记录了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上海市民生活、女性服饰逐步城市化、近代化的进程，以及海派服饰、民国旗袍的发展历程。



元宝领旗袍 英美烟公司广告  
周慕桥 1914



上袄下裙的女学生 郑曼陀  
1920's 南洋烟草公司广告



中国华昌烟草公司广告  
杭辉英 1930's

## 二、海派时尚服饰为月份牌绘画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中国服饰文化从 19 世纪末开始受到西方文明冲击，步履蹒跚地迈向近代，民国以后，人们的服饰穿着便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开放时期。“传统的中式服装依然存在，中西服饰争奇斗艳，并行不悖，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服饰的显著特点。”20 世纪初成为了中国服饰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观念变革时期，也是国民思想由束缚走向解放的重要阶段。同样，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月份牌绘画，新与旧、中与外、雅与俗在其中得到共存并蓄，在其表现题材和审美倾向上几乎同步于近代服饰文化的发展。而海派时尚服饰则为月份牌绘画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海派旗袍 1920 年左右开始出现在少数女性身上，和上袄下裙并存。1925 年后开始被改革，有了民国海派旗袍的雏形。20 年代末，旗袍开始收腰，摆线提高、袖口变小，镶滚趋向于简洁。30 年代左右，腰身裁剪的西化发展体现出女性婀娜身姿，且出现了各种流行式样。到了 30 年代末，改良旗袍出现，运用更多西式剪裁方法剪裁之，垫肩、拉链、装袖等得到运用，逐渐形成了 30 年代后旗袍在形制、裁剪和穿着方法上变化多端和“中西合璧”的两大特点。这些民国旗袍

的发展线索，甚至是微妙的细节变化，我们都可以在真实描绘和敏感记录生活时尚和服饰变迁的月份牌绘画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由于上海开埠最早，得近代文明风气之先，特别在服饰方面，“一衣一服，莫不矜奇斗巧，日出新裁。”<sup>[2]</sup> 上海的“时髦”服饰逐步成为全国流行服饰的风向标。外来的服装以及媒体的影响，使上海妇女们充分领略到西方服饰的曲线之美，在上海的街头和交际场所，以“露、透、瘦”为特征的新款旗袍层出不穷，特别是旗袍的改良与发展，更是让追求时髦的妇女们忙得不亦乐乎。由于旗袍既适应了我国南方妇女消瘦苗条型的身材特征，又容易吸收西方服装的长处，在经历无数变化后，尤其是西方花边工艺和欧美时装裁剪方法的运用，造就了海派旗袍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的经典与辉煌。上述这些因素，以及工商业的快速发展，西化生活方式的全面渗透，各种时装表演和期刊杂志的普及等，都为月份牌画家们提供了展现才华的舞台和取之不尽的丰富素材。

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月份牌绘画，大都是以“对景写生”——以模特摆拍照片为原型的方法来创作的。每一阶段，用来作为模特的女性、服装及道具的选择，都显现了月份牌画家对时尚的理解以及服饰时尚对月份牌绘画的影响。如：清末民国初，流行倒大袖的“文明新装”，在月份牌中经常会看到身着纹样以小团花为主，花色素雅、装饰简洁的学生模特；20 年代，郑曼陀以衣着时尚的清纯女学生为素材创作了“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等月份牌画。30 年代，上海的电影、戏剧等娱乐业同样引领着全国的时尚，胡蝶、周旋、阮玲玉等电影明星都红极一时。这些色艺俱佳的当红明星自然成为了月份牌画家创作的美女原型。如金梅生以当时被冠名为“电影皇后”的胡蝶肖像为蓝本，制作了“第一明星”上海久益电机株厂月份牌，以陈云裳为原型的晴雨牌阴丹士林月份牌等，都成为了大众喜爱的月份牌佳品。而杭辉英以其妻王罗绥为原型的月份牌绘画，开创了普通民国女子成为月份牌主角的先河。月份牌描绘对象由清纯学生、当红明星向成熟少妇的转变，鲜明地体现了 20 世纪 20 到 40 年

代人们审美观念变化对月份牌绘画的影响。而月份牌绘画中女性的服饰、发型、身体姿态以及生活方式等，也成了民国初年社会流行审美标准和服饰时尚的某种镜像。



第一明星 上海久益电机袜厂  
金梅生 1930's



晴雨牌阴丹士林广告 快乐小姐

们也不难窥探到民国各时期作者对近代文化、新型生活方式、服饰时尚的理解和追求，对近代服饰多样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以梦寐为原型的月份牌绘画  
金梅生 1930's



南洋兄弟公司广告 谢之光

### 三、月份牌绘画促进了上海女性服饰的时尚化

月份牌是一种商业广告，但它又非纯物质的显现，而是在商品形态以外包含更多时尚观念的文化载体。月份牌画家正是通过这一载体传达新的时尚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给民众许诺了一种世俗想象的“美好生活”，使大众的审美欲望得到某种虚幻的满足，从而达到促进商品销售的目的。对于大部分月份牌画家来说，近代城市大众的喜好强化了他们的商业美术意识，而月份牌画家迎合时尚的画作又进一步滋生、激发了大众的审美趣味，促进了近代上海女性服饰的时尚化。这种创作者和欣赏者在观念与功利上的双重互动，必然使月份牌绘画产生对大众时尚观念的引领作用。

在近代服饰文化的传播中，虽有各报纸杂志的渲染，各时装、百货公司“时装表演”的推介；电影演员、模特、交际花以及官商大家女子们的推波助澜，但作为一种新文化观念和现代物质信息的综合传达媒介——月份牌绘画，对海派服饰文化的发展、民国旗袍“一统天下”之势的形成，以及新女性形象的推广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月份牌绘画产生伊始即以时尚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之一，在大量的月份牌绘画作品中，我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海派旗袍发展的黄金时代。30年代作为月份牌绘画的鼎盛时期，杭稚英、谢之光、金梅生等人绘制的旗袍美女形象和新式服饰一度成为当时年轻人学习、效仿的焦点。许多青年女子旗袍的样式一直随着杭稚英等画家笔下时髦旗袍样式的变化而不断翻新。如杭稚英画室推出的“双妹牌花露水”、“蝶霜”、“白猫牌花布”、“阴丹士林布”等月份牌绘画，画中美



荷叶领旗袍 双星牌啤酒  
广告



侧开立领旗袍 哈德门香烟广告  
杭稚英



灯笼袖旗袍 中国福昌烟草公司广告



变体旗袍 哈德门香烟  
杭稚英 1930's

女优雅和楚楚动人的风度仪态及其身着的华丽时尚旗袍，塑造出一种新型的上海女性形象，并成为民国年间女性仰慕、推崇和效仿的对象。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性格的隐喻和缩影，月份牌绘画以它独特的方式引导着大众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的近代化转变，促进了海派服饰和民国旗袍文化的传播。

民国时期上海的服装制作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逐渐由过去的小裁缝店发展成为前店后厂模式的服装店或服装公司。但当时的成衣销售率还是很低，绝大部分的服装是由消费者提供面料和款式参考由服装店来加工制作的，上海如此，其他地区更甚。因而，当百姓要制作具有时尚意味的服装时，月份牌中的新潮海派服饰和旗袍样式就成为了百姓模仿新款和追求时尚的重要依据。

20世纪30年代，旗袍时尚潮流的一种倾向就是局部西化的处理。比如领的西式处理就有荷叶领、西式翻领（驳领、折领）、侧开式立领等，袖的处理有荷叶袖、泡泡袖、开衩袖、灯笼袖等，襟的处理有左右开襟的双襟等。其裁剪方法和结构更加西化，胸省和腰省剪裁方法的使用使旗袍更加合身，同时也出现了肩缝和装袖，使肩部和腋下更为合体。这些裁剪和结构上的西化处理，在当时的月份牌绘画中都得以充分体现。这些细节描写，也不自觉地使月份牌绘画成为了市民追求时尚的民国时期最廉价也是最普及的海派服饰和民国旗袍的传播媒介。

在中西合璧的民国旗袍美女以外，月份牌绘画中还出现了许多中西混穿的前卫女性形象，如：旗袍与西式外套、披风（也称“大氅”）以及与多种现代服装的中西合璧的搭配。即女装的主体仍是中式旗袍，而旗袍

之外则是西式长大衣或短上衣，亦有西式马甲或毛线衫等，这些着装方式使得旗袍更多地融入到了现代服装时尚的潮流之中。20世纪20年代以后，月份牌的画家们在表现女性形象和服装款式时都极尽写实、细腻、精确之能，使得服装的款式、面料的纹样、装饰的手法都清晰得不但可以成为效仿的摹本，更是成为了我们今天研究民国服饰历史不可多得的绝佳形象资料。

商业美术作为大众消费品，在主题表现、审美品位上不但引领消费者的时尚需求，甚至在服饰的搭配和细节上也创造着一些新的时尚元素。民国时期的许多设计师和商业美术家们都成为服饰时尚发展的推手，如：张乐平、叶浅予、江栋梁、胡亚光、张碧梧等都发表了大量的服装设计和时装画插图。月份牌画家在绘画创作过程中，除了大量吸取当时服饰的时尚元素外，同样也创造了很多“更为现代或时尚”的服饰概念、着装组合，因而，月份牌绘画不但记录、演绎着当时的服饰流行时尚，也创造着服饰时尚。

## 结 论

在以近代时尚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月份牌绘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派服饰、民国旗袍的发展轨迹，以及月份牌绘画对促进海派服饰、民国旗袍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可以体察到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并研读出海派服饰和民国旗袍从产生到走向经典的图式发展史。

（责任编辑 彭慧媛）

### 参考文献：

- [1] 朱成梁，王跃年. 老照片——服饰时尚 [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
- [2] 清稗类钞（卷91）[M].
- [3] 顾万方. 杭辑英与月份牌艺术 [D].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 [4] 邓明. 最后一瞥 老月份牌年画 [M]. 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3.
- [5] 吴昊，卓伯棠，黄英，卢婉雯. 都会摩登——月份牌 [M].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
- [6] 由国庆. 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 [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
- [7] 包铭新. 近代女装实录 [M]. 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 [8] 吴果中. 中国近代画报的历史考略——以上海为中心 [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